

少校馬諾雷行動

· 沈運曾譯 ·



二戰中美陸航第十二航空隊，一位情報官突發奇想，以其機智而膽大之計畫，頃刻間癱瘓義大利北部整個軸心國之補給命脈。本文為執行此任務領隊長機之轟炸員兼領航員——康勞頓 (Joseph Connaughton)，於六十餘年後，對當年空襲轟炸有簡短、細緻而又生動之報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賀扎波上校 (Col. Randy Holzapple) 大步邁進地中海薩丁島 (Sardinia) 上煙霧瀾漫的簡報室，並猛將牆上帷幕拉開露出一幅地圖。他說：「我們都認得這幅義大利北部圖，大家即將會對它更瞭若指掌。因為我們最近完成的『勒斃行動 (Operation Strangle)』相當成功，已順利切斷德軍南面至義大利中部的補給線。如果沒有那些艱苦的任務，安茲奧 (Anzio) 灘頭陣地與佔領羅馬行動，不知道盟軍還要犧牲多少寶貴的生命做為代價！現在，我們的下一個任務是『少校馬諾雷行動』」。這時，一名飛行員突然喊道：「什麼是『少校馬諾雷行動』？」，賀扎波上校簡單地說：「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上級是從哪弄來這個任務名稱的，但是它還真是個好計畫」。

他繼續說：「跨越波河流域 (Po River)，一共有二十二座橋樑，而我們的作法是在德國人能想出什麼有效的防禦計畫之前，瞬間將他們全部都破壞掉。此二十二座橋樑的長度，從

一千呎到三千七百呎不等，有一半為鋼樑結構或石拱式永久性的大橋，六座為主要的鐵、公路兩用重量級大橋。今天，『盟軍地中海戰術空軍 (MATAF—Mediterranean Allied Tactical Air Force)』總部，指定此六座兩用大橋中之一，即克里莫納 (Crenona) 橋給我們，我計劃今天用兩次任務將它破壞；早上及下午各一趟，早上任務後立即出動偵察機查證，以便下午執行任務時調整修正瞄準點。對付此一性命交關的大橋，我計劃出動六十架次飛行，六機為一小隊，上午四小隊，下午六小隊，這是緊急命令，必須立即執行！各位長機的轟炸員們，好好瞄準吧。」

這將是我第一次執行真正使用投彈瞄準鏡的任務，以往我曾飛過不知道多少次轟炸任務，但是說實在的，全都是擔任僚機上的轟炸員，只要看到長機轟炸員的炸彈一離艙，我便立刻跟著投彈，就在這短暫的一瞬間，令我獲得空中戰鬥的感覺。

事後，我才知道「少校馬諾雷行動」的發動起源，早在一個月，六月十五日那天，馬諾雷少校 (Maj. William N. Mallory) 忽然闖進美陸航第十二航空隊總部，坎倫將軍 (John Cannon) 的辦公室，脫口便道：「將軍，我想出一個可牽制整個德軍的計畫」，說著他便順手拿起鉛筆在義大利北區地圖上橫掃，從東岸的威尼斯 (Venice) 到西邊的都靈 (Turin)，一面說道：「我的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戰略情報局) 情報員已確定掌握在波河上一共

有二十二座橋樑，且大都無防禦，你懂我在想什麼嗎？」

「你想把它們都炸毀，對吧？」坎倫說：「但為什麼現在就要採用這方法呢？我們自己部隊終究也會需要跨越波河啊！」馬諾雷少校回答：「將軍您知道嗎，德軍正打算築起一道『哥德防線 (Gothic Line)』，即在亞平寧山脈 (Apennine Mts.) 中，西起自拉斯佩齊亞 (La Spezia)，東至里米尼 (Rimini)，我今天就是希望能說服您，MATAF 必須將作戰半徑擴大至波河谷地以外。事實上，只要炸毀橋樑八座，就能切斷來自德國及歐洲其他地區，通往波河流域以南德軍的全部鐵路運輸。這八座大橋中跨越波河的六座，跨越崔比亞河 (Trebbia River) 的一座，還有一座名叫黎柯 (Recco) 的高架陸橋，位於西海岸都市熱那亞 (Genoa) 之東。這八座中有五座為鐵、公路混合兩用大橋，另外有兩座的公路橋與鐵路橋平行且距離很近，成功的空襲，甚至可以在每次任務中獲得一箭雙鵰的效果。此外，所有目標都非常顯著，除黎柯陸橋外，全部目標都在『哥德防線』至少一百哩以外」。

馬諾雷少校繼續道：「不知道我們部隊還要多久才能打通亞平寧山脈，但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德軍在波河以北屯集了大量的補給品，我深信炸燬這些橋樑，對德方防守『哥德線』之能力，必將有災難性之影響。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果斷速行，絕



「少校馬諾雷行動」創制人——威廉馬諾雷少校肖像。

對能在敵人有機會防禦任何一座橋之前，一口氣將之破壞！且第四十二轟炸聯隊的韋伯斯特准將(Brig. Gen. Robert Webster)和第五十七轟炸聯隊的納普准將(Brig. Gen. Robert Knapp)都告訴我，使用現有之飛機及人力，一週內我們便能炸毀全部的二十二座大橋」。

聽完馬諾雷的分析，坎倫已不需要更多的說服力了，他將核可一項重要之空中攻擊任務，就管它叫「馬諾雷行動」好了，他說：「我會給兩位聯隊長電話，行動則訂於六月十七日開始」。

盟軍地中海戰術空軍總部令下，本次行動日期暫訂為六月十九日，並指定納普准將率第五十七轟炸聯隊負責摧毀：龐蒂納哥斯庫諾(Pontelagoscuro)附近之五孔鋼鐵大橋、奧斯蒂格利亞(Ostiglia)南面之六孔磚石大橋、波哥福特(Borgoforte)附近之七孔鋼鐵大橋及卡薩馬喬南面之十孔鋼鐵大橋。

韋伯斯特准將則率第四十二轟炸聯隊負責摧毀：克里莫納南面之十二孔鋼鐵大橋、皮亞琴察(Piacenza)北面之十一孔雙層鋼鐵大橋、跨越崔比亞河之十二孔磚石大橋及黎柯或佐格里(Zogno)二十孔高架磚石陸橋。

可是斷斷續續的壞天氣，行動一直被延誤，然後到了六月二十六日，由於考慮到橋樑若被過分破壞，將不利於盟軍前進時之使用。頂頭上司「義大利盟軍總司令(C-in-C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Italy)」遂簡單地將此行動予以取消。但到了七月十一日，德軍依賴穿越波河之兵力、機械器材與補給等日更殷切，於是「義大利盟軍總司令」決定將橋樑摧毀日期已經來臨，並將行動延伸，且重新命名為「少校馬諾雷行動」。

七月十二日，在上級將馬丁(Martin)式機

B-26「掠奪者」的機組員名單排出來後，我和飛行員史提曼(ED Steinman)奉命先參加長機轟炸員會議，然後在執行此次

任務人員上飛機時，再向未參與會議的機組員針對會議重點實施簡報。而當大家在停機坪上待命登機時，一名於上午擔任第一次任務長機無線電通信員，送了一份明碼電報給史提曼，上頭寫著「首批機群報稱，目標區被敵方『放煙筒』之濃煙遮蔽，以致無法投彈。」，史提曼接著說：「我們將在下一個鐘頭內起飛，以便於刮起大風時到達目標，且預報可能有順風，我們將改變進入投彈的方向，依順風航向飛入，讓風力先為我們清掃濃煙。」

我說：「那意思是不同的I.P. (initial point一起投點)囉。」，「不錯」，史提曼答道：「皮威少校(Major Pewitt)已用無線電告知新I.P.，是卡多格羅(Cadagno)，在克里莫納之西方約二十哩處，距目標約五分鐘的距離，若大橋濃煙散去，他要我們維持原『閃避動作(evasive action)』計畫不變」。

當我們大隊人馬在引擎的怒吼聲中一起飛，爬升編好隊形後，我便在狹窄的通道中爬向機頭，並抓牢我的轟炸員資料袋，到達自己



本文作者康勞頓(左三)，1994年出發赴海外前與B-26機員們於路易斯安那州巴克岱爾機場(Barksdale)合影。

的位置後，我立刻取出地圖，標出目前位置。原來中隊領航員會訂出航線，不需我勞心，但我還是得隨時注意身在何處，因為萬一引擎故障或被敵擊中的話，我就必須領航回家或去瞄準機場。

我知道離目標尚有兩個小時飛行時間，我點燃一支香菸，默想一遍轟炸投彈的程序，然後打開投彈瞄準具，讓它加溫，並輸入今天投彈之彈道參數。由於此行任務為炸毀強力硬體目標，故每架B-26轟炸機均攜載了一千磅重炸彈四枚，其中一枚還須裝上延長四十八小時爆炸之定時信管，以防止敵人快速修復橋樑，或搭建臨時便橋。

我伸手往衣袋內一摸，確知延遲引信管尚在，那玩意是必須在到達I.P.時才安裝的，這一手頗難處理，我從沒做過，插進它後必須繼續不斷地向右旋轉，直到確切停止，假如把信管往回退(即使是退後四分之一英吋)，炸彈就會立刻爆炸，這是防制德軍欲撤掉引信之特殊裝備。

我們的「閃避動作」計畫是包括：先在I.P.上先作一右轉彎，對正航向直奔目標。接下來的一至兩分鐘時間，我將校正目標及搜尋目標，保持一萬一千五百呎高度進入，在距離目標三分鐘時，飛行員即開始以每分鐘五百呎速率下降，攪亂德軍高砲射手，因其必須設定砲彈爆炸之高度，下降三分鐘，正好到達投彈高度一萬呎。

在下降中，我們便開始閃避動作，轉向頂風，保持此航向不超過二十秒(德軍追蹤航向和設定砲彈爆炸之高度需二十秒鐘)，其他動作將任意選擇方向，直到最後一次轉彎對正目標，作十五秒鐘之投彈航線。

這時史提曼在對講機中詢問我應在哪裡登

陸，我告訴他：「應在芒利格立亞(Mongolia)登陸，約沿海岸線上去二十五公里處。我們右前方是拉斯佩齊亞，保持航向直飛，目標在 cities 以北二十分鐘距離。」我一面回答他，一面將瞄準具打開加溫，以便輸入資料，正常情況需五分鐘，但因重複校正後檢查，便需要十分鐘，我開始覺得有些急促。

當我爬進炸彈艙通道安裝延時引信管時，突然頭部碰到一雙膝蓋，副駕駛員皺著眉頭向下看，我從口袋裡掏出引信管朝他臉上揮一揮，他立刻縮回去讓我爬過，進入響聲如雷的炸彈艙後，我先鬆開炸彈螺絲取出彈頭栓塞，將之送進我衣袋，然後雙手握住信管小心翼翼地引導它插入細孔，我屏住呼吸，緩緩地順時針方向旋轉下去，確保一個方向，直待螺絲到底停下為止。我旋轉得夠緊了嗎？引擎震動會震鬆螺絲後退嗎？爲了確保螺絲有確實鎖緊，我使盡了吃奶的力氣，用雙手把信管一再一再的向右旋轉，雖然只又轉動了一點，但頗覺堅實到位了。

我趕忙回到機頭時，飛機已經快到J.P.了，我們從皮亞琴察左邊掠過，卡多格羅就在正前方，按計畫我們在J.P.卡多格羅上空作了一右轉彎，此時，一切均已準備妥當，如拉滿弓箭在弦，而大目標——克里莫納十二孔鋼鐵大橋，因濃煙散開，已清楚顯現出來，我們順著機下右側的波河去，距目標僅有三分鐘了，我仍未見有高砲射出，但仍依照閃避動作進行不誤，我忙用對講機說：「轟炸員對飛行員，每分鐘五百呎下降，開始向左轉彎十五度」。

我將炸彈艙門打開，把彈著點隔錶調至最低數二十英呎，雖然仍無高砲射出，但我仍掙扎著照樣穿上累贅而恐怖的防彈衣如儀，弄得我大汗淋漓。幸好一下子便準備進入投彈航線

的最後轉彎；終於，我開始聚焦目標，剛過十五秒鐘，便見濃煙開始從大橋之兩岸升起，德軍又點燃放煙筒，可惜爲時已晚！我將瞄準鏡對準大橋中央，又十秒鐘過去了，每一秒鐘都像無限的永恆般長久，仍無高砲，我再做一次最後的修正，然後喊道：「炸彈離艙！我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吧！」

當我們的「掠奪者」向右俯衝之際，我俯身彎過瞄準具下望大橋，炸彈穿過中央橋拱，魚貫而下，只見一陣爆炸開花！「我們成功了！」我不禁大叫，只覺一口氣通過全身四體鬆透過來，並對於自己完成首次擔任長機轟炸員的任務，感到很開心。

翌日，我又執行摧毀克里莫納大橋的第二次任務，這次不用事先採取閃避動作，並將投彈航線延長一分鐘，整個完全把該橋清除，這次又未見高砲來迎，顯然德軍完全依賴放煙筒來防禦，我想這是他們很就會改正的一項錯誤。

「少校馬諾雷行動」開始階段之成功，好天氣及出其不意皆爲功不可沒的因素。在頭四天中，第四十二及第五十七聯隊之轟炸大隊，平均每天要派遣三百架次任務，頭兩天便炸毀（或炸壞到不能使用）十一座大橋，另炸燬一半的三座，到七月十五日全部二十二座橋樑均被炸毀、炸斷或不能通行。結果，MATAF總部判定「少校馬諾雷行動」非常成功圓滿完成。接下來十二天的行動，除一一檢視已摧毀的橋樑外，另以皮亞琴察以西的鐵公路橋樑及該城以東的公路橋樑爲目標實施轟炸。

敵人弄明白盟軍之意圖後，馬上將部分炸壞或其他橋樑，增兵嚴加防守。「少校馬諾雷行動」成功之關鍵，經確證係將波河流域之橋樑同步實施轟炸的成果。

七月十五日坎倫將軍發送一份電報給第四十二及第五十七轟炸機聯隊之指揮官，電文部分稱：「貴聯隊僅於七十二小時之內，竟達成炸毀及消滅波河流域一帶之大橋（不少於二十二座），本總部認爲此應爲空戰史上傑出之豐功偉績」。

在整個二戰中，我從未想到「少校馬諾雷行動」之命名，竟係按照真人真事所取。事過六十多年後，因執筆撰寫本文，才進一步研究發現，本行動幕後這英雄的故事。外號人稱「門斐斯比爾」(Memphis Bill)門斐斯爲田納西州最著名城市，比爾即威廉之暱稱)的馬諾雷，爲全美橄欖球賽「耶魯(Yale)隊」明星球員，並曾於一九二三年擔任隊長一職。他家世居田納西州，係於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從軍，投效陸航時年已四十一歲，幾乎是其他一般入伍人員之兩倍。威廉在美國陸航第十二航空隊總部任情報官之職，負責北非、西西里及義大利廣大地區之空戰情報業務。

此外，爲表彰馬諾雷周詳的計畫與傑出的表現，坎倫將軍特別頒發其「功績勳章」乙座，並特准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回國休假。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馬諾雷旅行時所搭乘的飛機，不幸於起飛時墜毀，悲劇性的結束了他的生命。

後來耶魯大學爲了紀念他，特別成立了一項「威廉利萊馬諾雷獎學金(William Neely Matlory Award)」專門頒授給運動體育方面特優學生。此外，一九五四年羅德島大學(馬諾雷曾於該校任財務員)亦將該校體育館奉獻給他。兩者皆對這位二戰中曾在地中海戰區，擔任戰略家重要職務的傑出運動員，致贈極有意義的獻禮。而世人對其建立奇功後，命喪沙場爲國犧牲，亦應深切痛惜和感念。